



本土文本

东山老者

□李新勇



在太湖之滨，我遇到一位年近七十的老茶农老吴。他在太湖东山生活了近七十年，从幼年到少年、从青年到中年再到老年，太湖的山水始终以其博大和深厚，滋养了老吴近七十年，也滋养了老吴的子孙。

老吴的春天是从淡青色的黎明开始的。当城市还沉浸在梦乡，他提着竹篮，沿着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小路，走向自家的茶园。茶园与果林共生，枇杷树、橘树与茶树错落有致。在这独特的生态中，果香悄然滋养着茶韵，赋予碧螺春别样的风味。老吴的手在茶树上起伏，小心地摘下鲜嫩的茶芽。他说，明前采摘的芽苞最是鲜嫩，炒制出来的茶香也最为浓郁，这才是名副其实的碧螺春；清明过后，芽苞渐少或成嫩芽，对这种茶叶，我们专门给它一个名字叫炒青。清晨的茶园，寂静得只能听见采茶的嚓嚓声。碧螺春和炒青的采摘，前后不超过两个月时间。

午后的制茶时光。老吴的制茶工艺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。他将采回的茶叶倒入锅中，用双手不断翻炒。锅的温度、翻炒的力度和速度，都需要精准把握。他说：“炒茶就像和茶叶谈心，要用心去感受它的变化。”在现代制茶机械化普及的今天，老吴依然坚持着传统的手工制茶工艺。他知道，机器制茶虽然效率高，但少了那份人情味，也少了碧螺春独特的韵味。然而，现代市场的冲击如同汹涌的潮水，传统工艺面临着巨大的挑战。许多人放弃了手工制茶，选择了更便捷的机械生产。老吴却不为所动，他守着这份古老的技艺，守着东山的茶香。他说：“明前碧螺春，若不靠手工炒制，就是对茶叶的大不敬。”

日落太湖，将湖面和村子打扮得一

派辉煌。竹篱笆上的风车茉莉染了晚风，处处芳香。劳作了一天的老吴坐在院子里一棵老茶树下，斟上一杯自己炒制的碧螺春，不说话，也不跟我交流，安静地看着满院的香风和绿树，脸上尽是祥和的宁静与满足。

老吴不仅熟知自家茶园里的每一株茶树，更了解东山的每一寸土地，他甚至知晓莫厘峰上隐藏着的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。游客登山，大多从雨花胜境出发，而老吴知道一条野径，那是他儿时砍柴常走的路。在这条路上，能遇上一处山泉，清澈的泉水从石缝中潺潺流出，掬一捧入口，甘甜清凉。还发现了那块未被标注的古老石刻——“湖心积翠”碑。石碑上的字迹历经岁月的洗礼，有些已经模糊不清，但依然能感受到当年文人墨客在此留下的情怀。“以前，这条路走的人多，现在都被其他平坦的青石路取代了，这些老地方，也快被人遗忘了。”老吴的话语中，透着一丝感慨。时代的变迁，让人与山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，曾经熟悉的小径，如今已荒草蔓生，不用柴刀在前面开道，密密麻麻的灌木和藤萝，随时让道路消失。

他带着我去拜访了他的二哥，一位至今坚持古法酿酒的老人。在酒坊里，比老吴长两岁的老先生向我展示了各种古法酿出的酒，梅子酒、桃花酒、桂花酒，每一种酒都承载着东山的季节与故事。老先生已不再亲自酿酒，而是在孙女的帮助下，以自家小规模的酒坊为背景，进行直播带货。他说：“以前酿酒，是为了自家喝，为了招待客人，现在通过直播，能让更多人尝到我们东山的味道，这比我自己关起房门酿酒更有意思。”二哥笑着说。他一边对着镜头介绍酒的制作工艺和特色，一边与网友互

此情此景，令我动容，我在手机记

事本上写下一行字：山是凝固的时间，人是流动的尘埃；茶是山的语言，人是茶的知音……然后，就不知后面该接一句什么来升华或者更有诗意。后来想了半天还是没有想出来，就任由其烂尾在记事本上。心想，别怪我刚才不够、心气不足，怪只怪我在太湖东山游历的时间太短。不信，你让我到那里生活一段时间看。

太湖东山自宋朝南渡起，便成了文人雅士的隐逸之所。达官显贵们卸下浮华，在此筑庐而居，将耕读传家的精神深植于山水之间。晨起荷锄耕作，暮归执卷夜读，在人世与出世间从容游走，沉淀出豁达超脱的情怀。这种独特的文化基因，如同太湖的湖水，浸润着每一寸土地，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东山人。历经岁月流转，朝代更迭，如今的东山，依然保留着那份骨子里的文化气韵。无论是漫步青石板巷，还是驻足古宅庭院，都能感受到历史与现实的交融，看到那份传承千年的文化气质，在现代隐居者的笔墨间流淌，在民宿主人的巧思里重生，在茶农的笑靥中绽放。

老吴站在自家茶园中，眺望不远处的莫厘峰，俯瞰太湖的粼粼波光，他的这一举一动都诠释了什么是自由、惬意和舒适。他跟东山的大多数人一样，是东山的守护者，守护着这里的茶香、山韵、风味，守护着东山的过去、现在与未来。在时代的浪潮中，东山在不断变化，新的事物不断涌现，可老吴和像他一样的人，恰似扎根湖岸的古柳，任凭风雨拂过；又像庭前的藤萝，适应着新的变化，在参与新变化的同时，始终守着这方水土的魂，使东山的故事，化作太湖上永不消散的涟漪，在时光长河里悠悠荡漾。

老吴的带路，我还遇到了一位在碧螺村开民宿的前程序员。他将现代设计与东山的古朴风格相结合，打造出了别具一格的民宿。“我想让更多人了解东山的美，也想在这里寻找一种不一样的生活方式。”他说。这些现代隐居者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对东山的热爱，他们的到来，也为东山注入了新的活力。

此情此景，令我动容，我在手机记

事本上写下一行字：山是凝固的时间，人是流动的尘埃；茶是山的语言，人是茶的知音……然后，就不知后面该接一句什么来升华或者更有诗意。后来想了半天还是没有想出来，就任由其烂尾在记事本上。心想，别怪我刚才不够、心气不足，怪只怪我在太湖东山游历的时间太短。不信，你让我到那里生活一段时间看。

太湖东山自宋朝南渡起，便成了文人雅士的隐逸之所。达官显贵们卸下浮华，在此筑庐而居，将耕读传家的精神深植于山水之间。晨起荷锄耕作，暮归执卷夜读，在人世与出世间从容游走，沉淀出豁达超脱的情怀。这种独特的文化基因，如同太湖的湖水，浸润着每一寸土地，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东山人。历经岁月流转，朝代更迭，如今的东山，依然保留着那份骨子里的文化气韵。无论是漫步青石板巷，还是驻足古宅庭院，都能感受到历史与现实的交融，看到那份传承千年的文化气质，在现代隐居者的笔墨间流淌，在民宿主人的巧思里重生，在茶农的笑靥中绽放。

老吴站在自家茶园中，眺望不远处的莫厘峰，俯瞰太湖的粼粼波光，他的这一举一动都诠释了什么是自由、惬意和舒适。他跟东山的大多数人一样，是东山的守护者，守护着这里的茶香、山韵、风味，守护着东山的过去、现在与未来。在时代的浪潮中，东山在不断变化，新的事物不断涌现，可老吴和像他一样的人，恰似扎根湖岸的古柳，任凭风雨拂过；又像庭前的藤萝，适应着新的变化，在参与新变化的同时，始终守着这方水土的魂，使东山的故事，化作太湖上永不消散的涟漪，在时光长河里悠悠荡漾。

老吴的带路，我还遇到了一位在碧螺村开民宿的前程序员。他将现代设计与东山的古朴风格相结合，打造出了别具一格的民宿。“我想让更多人了解东山的美，也想在这里寻找一种不一样的生活方式。”他说。这些现代隐居者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对东山的热爱，他们的到来，也为东山注入了新的活力。

此情此景，令我动容，我在手机记

事本上写下一行字：山是凝固的时间，人是流动的尘埃；茶是山的语言，人是茶的知音……然后，就不知后面该接一句什么来升华或者更有诗意。后来想了半天还是没有想出来，就任由其烂尾在记事本上。心想，别怪我刚才不够、心气不足，怪只怪我在太湖东山游历的时间太短。不信，你让我到那里生活一段时间看。

太湖东山自宋朝南渡起，便成了文人雅士的隐逸之所。达官显贵们卸下浮华，在此筑庐而居，将耕读传家的精神深植于山水之间。晨起荷锄耕作，暮归执卷夜读，在人世与出世间从容游走，沉淀出豁达超脱的情怀。这种独特的文化基因，如同太湖的湖水，浸润着每一寸土地，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东山人。历经岁月流转，朝代更迭，如今的东山，依然保留着那份骨子里的文化气韵。无论是漫步青石板巷，还是驻足古宅庭院，都能感受到历史与现实的交融，看到那份传承千年的文化气质，在现代隐居者的笔墨间流淌，在民宿主人的巧思里重生，在茶农的笑靥中绽放。

老吴的带路，我还遇到了一位在碧螺村开民宿的前程序员。他将现代设计与东山的古朴风格相结合，打造出了别具一格的民宿。“我想让更多人了解东山的美，也想在这里寻找一种不一样的生活方式。”他说。这些现代隐居者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对东山的热爱，他们的到来，也为东山注入了新的活力。

此情此景，令我动容，我在手机记

事本上写下一行字：山是凝固的时间，人是流动的尘埃；茶是山的语言，人是茶的知音……然后，就不知后面该接一句什么来升华或者更有诗意。后来想了半天还是没有想出来，就任由其烂尾在记事本上。心想，别怪我刚才不够、心气不足，怪只怪我在太湖东山游历的时间太短。不信，你让我到那里生活一段时间看。

太湖东山自宋朝南渡起，便成了文人雅士的隐逸之所。达官显贵们卸下浮华，在此筑庐而居，将耕读传家的精神深植于山水之间。晨起荷锄耕作，暮归执卷夜读，在人世与出世间从容游走，沉淀出豁达超脱的情怀。这种独特的文化基因，如同太湖的湖水，浸润着每一寸土地，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东山人。历经岁月流转，朝代更迭，如今的东山，依然保留着那份骨子里的文化气韵。无论是漫步青石板巷，还是驻足古宅庭院，都能感受到历史与现实的交融，看到那份传承千年的文化气质，在现代隐居者的笔墨间流淌，在民宿主人的巧思里重生，在茶农的笑靥中绽放。

老吴的带路，我还遇到了一位在碧螺村开民宿的前程序员。他将现代设计与东山的古朴风格相结合，打造出了别具一格的民宿。“我想让更多人了解东山的美，也想在这里寻找一种不一样的生活方式。”他说。这些现代隐居者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对东山的热爱，他们的到来，也为东山注入了新的活力。

此情此景，令我动容，我在手机记



“顾大鼻子”智救陶司令

□无非

1944年夏日的一个黄昏时分，天边残阳如血，掘东小镇南坎笼罩在一片昏黄的光晕里。空荡荡的石板街上，两旁的店铺大都关门歇业，只有镇东的一家小渔行还开着门，门口屋檐下挂着几排风干的咸鱼，在晚风中散发着阵阵鱼腥味。

渔行进门处有张油漆剥落的柜台，靠墙摆着几口硕大的腌鱼缸，账房顾大站在柜台后，噼里啪啦地打着算盘，消瘦的面孔衬托着他脸上的红鼻子更加显眼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放下笔，盯着账本发呆，叹了口气：“哎，又是亏损，兵荒马乱的年月，如何过生？”

突然，远处响起激烈的枪声，顾大猛地抬起头，红鼻子不由自主地翕动着，不好，鬼子又来扫荡了！他快步走到门口，准备收摊打烊。这时，从斜对面巷子里冲出一个手持短枪的汉子，几秒的工夫，他就闪进屋内。只见汉子浓眉大眼，中等身材，一身渔民打扮却掩不住军人气质，他急促地招呼说：“老乡，快，找个地方给我藏藏！”

“新四军！”顾大只觉得一股热血涌上脑门。镇上早就流传着新四军打鬼子的故事，他做梦都想着为抗日出份力，想不到今天真的遇上了亲人！可小小的渔行内，只有几口咸鱼缸，藏在哪儿呢？藏不好，自家性命难保，这位新四军兄弟也会落入虎口……

杂乱的枪声、叫喊声、脚步声越来越近，声声都如惊雷在他耳边炸响。时间不允许他多想，他果断地走向一口大缸，他记得这口缸内只储半缸咸鱼。他一把掀开沉重的木质缸盖，说：“快进去！”汉子身形矫健，一手撑着缸沿，轻松一跃，一下子猫进缸内。顾大将缸盖留了一指宽的缝，又从外面鱼盆里，捧了几块卖不掉的烂鱼盖在上面。

刚收拾妥当，几个鬼子和伪军闯入店内。为首的鬼子，手持一把指挥刀，用刀尖指着顾大的红鼻子，凶恶地吼道：“新四军的看到没有？”

顾大沉着地摇摇头，说：“太君，没有看见！”

“你的撒谎！”鬼子目露凶光，一撮仁丹胡子根根竖起，“新四军明明从这条街上走过！”

顾大装作恍然大悟的样子，用手一指：“太君，我看见一个打鱼的，从那边的开路！”

另一个鬼子用枪托胡乱地敲打着鱼缸，顾大的心怦怦狂跳，脸上却挤出笑容，捧起缸盖上的烂鱼，点头哈腰地说：“太君，咸鱼的味西西？”

一阵浓浓的腥臭味袭来，鬼子厌恶地后退两步，骂了句脏话，挥了挥手，跟在后面的伪军一窝蜂地向前追去。

待鬼子走远，顾大长长地舒了口气，擦擦鼻尖上的汗珠，拉开缸盖，轻声说：“鬼子走了，你快出来吧！”

汉子又一个鱼跃，从缸里跳出，脸上、头上、衣服上都沾了不少鱼鳞，顾大想打盆水给他洗洗。

汉子朝顾大一拱手，说：“我这就走了，谢谢老乡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顾大，街坊都叫我顾大鼻子。”

“你的红鼻子很有特点，我记住了，咱们后会有期！”说完，汉子消失在暮色中。

“后会有期！”很多年来，这句话时时在顾大耳边响起。他也想知道那位新四军姓甚名谁，有没有脱险……这些疑问成了埋藏在他心里的谜团。

十五年后的一个秋天。一辆草绿色的越野吉普，沿着南坎公路驶来，车上坐着一位身穿便服，面目慈祥的首长。他就是当年曾经战斗在这片土地上的四分区司令员——威震敌寇的新四军抗日名将陶勇。

解放十年了，陶司令时刻牵挂着东老区人民，这是对他战斗过的第二故乡啊！今天，趁着军务间隙，他特意绕道如东，想看看老区的变化，更想寻找当年那位救他的“红鼻子恩人”。

车过九总，陶司令看见田间有社员正在收割庄稼。他让司机停车，打算和社员们唠唠家常。社员们见公路上停了一辆军用军车，都好奇地围上来，陶司令笑呵呵地用如东方语，热情地和老乡们打招呼，询问老乡们收成如何。乡亲们见首长没有一点官架子，七嘴八舌地和首长聊起来，公路上扬起阵阵笑声。

突然，陶司令的目光落在人群后方一位老人身上，大红鼻子！他心头一震，大步走过去，说：“老人家，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你可是顾大？过去开过渔船？”

社员们议论纷纷：“这位首长可真是神人，他怎么知道顾大鼻子开过渔船？”

“大鼻子”老人不知所措地说：“是，首长，我过去在本地渔行里做过账房。”

“对，就在南坎！”陶司令点点头，朗声说道：“踏破铁鞋无觅处，我从上海来，就想找你这个大鼻子！明天早上，我在招待所等您，我要跟您叙叙旧。”

“您是……”顾大心里犹如阵阵海涛滚过，一下子想起了十五年前那个夏日的黄昏……

“我讲过后会有期嘛。”陶司令豪爽大笑，登上车，向社员们拱手道别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顾大换上一件没有补丁的褂子，朝招待所急走而去，和门口警卫人员说明来意，卫兵立刻带他见到昨日遇见的那位首长。

一进门，首长紧紧握住他的手：“您老还记得十五年前，您掩护过一个新四军？”

顾大连连点头：“记得，记得，首长，您——”

“我是陶勇，我该称您恩人！”

顾大一听，激动得语无伦次：“您——您就是大名鼎鼎的陶司令啊！”

简朴的会客厅里，陶勇亲自给老人倒茶递烟，和他重温当年惊心动魄的战斗场面。

陶司令点燃一支烟，感慨地说：“苏中没有高山密林，又不能挖地道，新四军能在这里站脚跟，完全靠人民的支持！那一次，只要您嘴一动，我就光荣了，反清乡的重要情报也会落入日军手里……”

顾大严肃地说：“要是出卖陶司令，我顾大鼻子岂不成了遗臭万年的大汉奸！”

“抗战胜利后，我派人打听得，新中国成立后，也给地方政府写过信，请设法帮助寻找。这次是您的大鼻子帮了大忙，要不也找不到您。”陶司令诙谐地说。

顾大有点不好意思：“一件小事，陶司令何必挂在心上，在当时情况下，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会这样做的。”

陶司令仔细询问了顾大的生活情况，得知顾大生活艰难，他吩咐警卫员，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一笔钱给顾大改善生活，顾大说什么也不肯收，诚恳地说：“陶司令，东街西巷都知道，我顾大最讲义气，当时救您，可不只是为了图以后的报答！”陶司令听了这话，也不再勉强顾大。

结束了这场难忘的会面，陶司令亲自把顾大送出招待所大门，临别时，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，久久不忍分开。十五年的漫长牵挂，终于有了答案，他们的生死情谊，凝聚在这长久的相握中。

我在大芬村画油画

□如碧

初春去深圳旅游，我慕名去了大芬油画村。大芬油画村，位于深圳龙岗。这是一个客家人聚居的村落，如今因画家云集，并能复制“以假乱真”的世界名画而被誉为“中国油画第一村”。

虽地处偏僻，交通却也方便。搭乘地铁三号线至“大芬站”下站，步行几分钟就能看到五个赭色系的立体大字：大芬油画村。

朝着箭头方向，步入阡陌纵横的小巷，果然不愧是油画村，处处可见巧含心思的涂鸦之作。原本不起眼的破落小屋，因有了图案和色彩的装饰，就变成一间间引人遐想的故事小屋。我在一面彩墙下玩了许久，为自己与这面墙自拍了好多合影。彩墙由一块块砖头砌成，一些砖上写着黑色的字“简单爱”“对不起”，一些砖上涂了色彩或者画了图案，普通的砖因此有了生动的

定语，变成粉红色的砖、七彩的砖、条纹砖……当无数块各式各样的砖汇集在一起，就拼接成一面散发浓郁艺术气息的有味道的墙。“化腐朽为神奇”，画面就有如此的魔力。

老板给了我一件围裙、两只袖套，让我穿戴上，以免弄脏衣服。接着给我拿来一块调色板、一只水桶、一块抹布，

还有几支大小不一的油画笔，以及一支铅笔、一块橡皮擦。

她先教我用铅笔在画布上勾出轮廓，画布比样本图片大10倍，所以勾勒轮廓都要相对放大。交代完注意事项，就放手由我自己来画。一开始，我胆子小，怕画错了不敢动笔，老板说没事，油画覆盖力非常强，画错了可以用其他颜色覆盖。有她给我壮胆，我不怕了。

画画是一项有趣而